

16.12/14

中国农学普及丛书

两汉农书选读

汜胜之书和四民月令
〔西汉〕 汜胜之 著
〔东汉〕 崔寔 著
石声汉 选释



农业出版社

库存书

国 农 学 普 及 丛 书

两 汉 农 书 选 读

(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

〔西汉〕 氾胜之著

〔东汉〕 崔寔著

石 声 汉 选 释

农 业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

吴丽珠

中国农学普及丛书
两 汉 农 书 选 读
(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
〔西汉〕 氾胜之著
〔东汉〕 崔 寔著
石 声 汉 选释

农业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5 印张 28 千字
1979 年 8 月第 1 版 1981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19,501—22,400 册

统一书号 16144·1932 定价 0.21 元

出 版 说 明

《汜胜之书》和《四民月令》是我国前后汉的两部重要农书，这两部书里保留了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二世纪我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上的丰富经验，它对我们今天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历史时代的限制，书中也有不少的糟粕。石声汉教授在语释时从农业科学的角度作了一些删节，有利于阅读。但原书字里行间仍有不少地方反映一些封建、迷信思想，对于这一点，希望读者有分析有批判地对待。

小 引

我国农业发轫很早。由于我国劳动人民的经验的长期积累，农业生产技术知识，很早就已经达到了高水平。这是一项极为宝贵的遗产。

全国解放以来，由于中国共产党伟大英明的领导，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给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无比广阔的前途。如何改进生产技术，战胜自然，这个无穷尽的课题，成了农业工作者共同的任务。

改进，是在已有的基础上逐渐提高。我们祖国丰富的农业遗产，正是我们已有的良好基础。古代多种农书，是一个构成部分。如何让这良好基础发挥应有的作用，是现在必须注意而且党领导早已注意到了的问题。依我个人粗浅的领会，第一步先得让大家正确了解这份遗产的真实内容。了解之后，哪些是好的、有益的，该接受而发扬光大，哪些该批判与扬弃，才能分别清楚。古代农书，正是过去累积大众智慧所得；只是因为经过文字记录而定型时，由于古代文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障碍，

所以今日大家才感觉不易了解。经过加工整理，将这一障碍拆除，利用今日大家的集体智慧，共同分析探讨，必定很快就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地达到“古为今用”的目标。整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细致深入地校勘注释，作为专门研究者彻底弄清楚一切细微末节；一种是先将重要部分清理出来，让更多数的人有一个概括的认识。两者可以相辅相成，应当并行不悖：专门研究，可以让大家对原书得到更正确的了解，但是作起来需要更长的时间；概括的认识，可以促进大家要求了解得更正确。“以农业为基础”的号召发出后，我觉得应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试行从后一个方向努力，向大家介绍某些重要古农书的概括面貌。去年五月，农业出版社出版的《齐民要术选读本》，是我初步的尝试。这个尝试，得到不少鼓励与帮助，使我认识到这类工作可作、值得作，应当多作。现在，我想将前后汉的两部残存专门农书，合起来也作成一个个性质相似的“选读本”，供大家参考。不用说，两部原书本身的意义与价值，不能由于我拙劣的介绍作得不恰当而会贬低；更不用说，倘使有比我更适于作这类介绍的专家，肯照顾大家迫切的需要，动手作出更好的选读本，尤其是我所盼祷的。

石声汉 1962年12月22日

于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

目 录

小引

序说 1

一 《汜胜之书》 2

二 《四民月令》 5

三 选读 8

汜胜之书选 11

一 耕作原理 11

二 种禾 15

三 种黍 16

四 种麦 17

五 种稻 19

六 种大、小豆 20

七 种麻、枲 22

八 种瓠、芋 23

九 种桑 25

十 收获及贮藏 26

十一 区种 28

十二 区种瓜 30

四民月令选	32
正月	32
二月	35
三月	37
四月	39
五月	41
六月	42
七月	44
八月	45
九月	47
十月	47
十一月	49
十二月	49

序 说

我们祖国个人著作的专门农书，现存最早的，第一部是前汉的《汜胜之书》（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后半作成），第二部是后汉的《四民月令》（成书时期，可能在公元第二世纪五十年代）。

《汉书·艺文志》大家相信是前汉时流传的公私各种书籍的一个总目录。其中“子部”有一项“农家”，记着有从周代到前汉末的专门农书九种；九种之一，就是《汜胜之书》。可是除《汜胜之书》现在还残留一些片段外，这九种古农书中其余八种，几乎在隋代以前^①就散失尽了。后汉三百年中，《四民月令》之外，究竟有无其他农书，便连历史记载也找不着。就是《汜胜之书》和《四民月令》这两部，还不是完整地保存着的：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仅仅是后来书中引用的一些章节，——特别是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公元六世纪中叶作

^① 《隋书·经籍志》（和《汉书·艺文志》相类似的、隋代国家图书馆总目录）中，只有《汜胜之书》和以后的农书，《汉书》所记其余八种，都没有记入。

成)中,保存得较多。目前,我们只能凭这些“一鳞半爪”,推想全书的大概。

一 《汜胜之书》

《汜胜之书》的作者汜胜之,生年、卒年、籍贯,都没有可信的史料可供考证。我们从《汉书·艺文志》的“本注”,知道他“成帝时为议郎”,——意思是公元前32至公元前7年,汉成帝时,他在中枢政府担任过技术顾问之类的职务——崔寔《四民月令》中,有一个“本注”:“劝农使者汜胜之法”,说明他作过劝农使者。唐代颜师古所作《汉书注》,引有刘向《别录》中“使教田三辅,好田者师之;徙为御史”这么一句,解释成现代话就是:他曾“由政府任命,在长安附近的‘三辅’(也就是关中地区),指导农业生产,对农业有兴趣的人,都乐于接受他的指示;后来提升为御史”。刘向的时代,和汜胜之本人大致相同;作《汉书》的班固,和作《四民月令》的崔寔,距汜胜之时代不远,这些话,我们可以信任。此后的记载,可信程度不高,而且,在说明汜胜之农业技术活动的实际内容上,关系也不大,不妨暂时搁下。

据记载,《汜胜之书》原来是十八篇两卷;现存材料,则只有三千五百多些字。原书十八篇的分量和具体内容如何,目前我们无法揣拟。就是现存的这三千五百多字,也还难于肯定全部都真确无疑。可以完全确信的,

大约有三千一百字左近。这三千多字，包含着耕种总原则，十三种作物的栽培——包括选种、播种、管理、收获到贮存及加工等节目，——还有一些带神秘迷信色彩的“预卜岁宜”及“藏谷”方法。此外，有两项极特别的内容，是“治种”和“区种”。

耕作原理，最重要的基本法则，是“趣时、和土、务粪泽”这一个总结。所谓“趣时”，即赶在（雨前雨后）最合宜的时令耕地；“和土”是耕、锄、耨平、消灭大块，保持适度的松软与细密；“务粪泽”，则是维护肥力、保存水分。并且，必须把这三件事有机地联系起来，即从精耕细作下手，尽最大可能让土壤接受足够的降水，同时减低自然蒸发；由这些措施来作到“保墒”，——不多依赖灌溉！——再适量施肥，为作物的生长准备适宜条件。这个基本原则，到现在为止，似乎还为关中旱农经常遵守的；对气候条件大致相似——即以春旱、夏热、秋涝、冬寒为特征的——的黄河流域广大旱农地区，土壤如果也有黄土性盖覆层，这个总原则似乎仍值得参考。另一个劝告“早锄早获”，特别是谷物，“获，不可不速，常以急疾为务！”以全力赶收来保证已成庄稼不遭风、雨、落粒的损失，也还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任何年份，要保证收获，很值得听一听这个已有两千年历史的劝告。

所举十三种作物，黍子、谷子、冬小麦、春小麦、

水稻、小豆、大豆等，栽培过程，基本上还是贯串着“趣时、和土、务粪泽”的原则。收种时，已注意了穗选和保纯。还有调节稻田水温的办法，桑苗与黍子、瓜与薤子或小豆套种等项，可以说明当时所达到的技术水平。对大豆和水稗“备荒”的意义，特别着重提了出来，不失为周详的考虑。此外，对纤维作物——雄株大麻（即“臬”）和桑——油料作物——雌株大麻（苴）和荏——乃至瓜、瓠、芋等，都收集记录了栽种方法。合起来，可以说明当时农业生产中多种经营的情况。我们觉得这些材料，无论作为历史知识或技术知识，都值得本“古为今用”的原则，介绍给大家。

余下的“治种”和“区种”这两项，“治种”的内容，大致是用兽骨（一种或多种混合）煮出汁，加上蚕粪、羊粪或附子，作成稠糊糊，将种子泡进去，搅和，让种子外面粘上一层混合物，晾干以后再播种。“区种”，是在小面积土地上，作“区”——大概就是所谓“掏钵”或“窝窝”——或开“沟”，密植，集中使用水肥，以求得单位面积的高度丰产。典型的例：小麦单株密植，株行距都是4.4厘米；谷子，在直径13厘米的“窝”中，下20颗种，窝间相距19厘米。这两项，在现存《汜胜之书》中，共占三分之一左右，应当说是重要资料。两项的具体内容，谜的成份过多，我们既没有深切或充分的了解；它们的实用意义，还须等待试验与实践证明。因此，目

前“选读”时，只将区种的基本方法介绍了一些轮廓，其余暂时舍弃了。

二 《四民月令》

《四民月令》作者后汉崔寔，冀州（今河北省）安平人；出生于公元第二世纪初，卒于二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之间，——颇可能是103—169年。崔家是当代“望族”——世代作高官的人家。从崔寔的高祖崔朝起，几代都作大官。崔寔本人，在五原和辽东作过太守；这两处都是边塞重镇，除了地方行政职务之外，还得管边防。他曾劝导五原人民种麻，并且从雁门等处招聘了专门技术人员，去五原教纺、缫、织布，让大家能穿上冬衣。在他所作《政论》一书中，还有着对于辽东耕犁不便使用的评论。这些，都说明他对农业生产很注意、也很有实际经验，不是空谈。

崔寔平生著作不少，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政论》，是对于当代政治的议论，有五六卷^①之多。（《政论》也已经散佚了，但它的篇章保存下来的还不少。）《四民月令》这部书（原来只有一卷），在“史家”——甚至于崔寔自己——的眼光中，都不是重要著作。崔寔在洛阳，曾多年自己经营家业，管理自己的田庄，以“农”业生产为

^① 《隋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记为六卷，《唐书·经籍志》记作五卷。

主，而以纺、织、染、酿造等家庭手“工”业为辅助；同时还以农产品及纺织、酿造品作对象，进行“商业”交易。积累多年经验，知道这样的经营，必须以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为标准，按月好好安排，才能保证收益。因此，根据历年经验，写下了一种经营手册，按一年十二个月把“土”的家庭中农、工、商业各项的时令要求，作成计划，所以称为《四民月令》，理由大概就是这点。它开创了、同时还代表着“农家月令”这一个类型的农书。正因为《四民月令》是“月令”类型，所以北周杜台卿作《玉烛宝典》时，大量地引用了它；这部原来只有一卷的书，现在还靠《玉烛宝典》的引用而保存了三千多字的残章。也正因为它是根据农业生产季节性安排的，所以我们得将它作为农书看待。

崔寔和汜胜之，虽然都对农业生产有兴趣而且都著有专门的农书，但两人却似乎是不同类型的人物。汜胜之，领导过大规模的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对农业技术及措施，不仅熟悉而有丰富深入的知识，并且已经提高到原理原则上，形成了一套思想体系；他是一个以技术专家的身份来作实践领导的。崔寔则是自己进行管理经营小规模田庄的当家人，对技术细节熟练，能作有条不紊的安排。他还用这一套经验，教过别人。至于农业技术措施的原理原则，他似乎还没有什么系统化了的，思想，但在《政论》中，却随处露出以农为本业的重农理论。

因此，我感觉崔寔似乎只是一个熟悉农情的官僚，技术专家的意味是较少的。汜胜之的活动范围较小，连是否出过函谷关，都很难说。崔寔实际活动的地区，却很广大：东起辽东，经过故乡（冀州）洛阳，西至五原，都曾到过。由于他熟悉农情，所以能从亲身体验中，总结出“……周维京师之法；其冀州远郡，各以其寒暑早晏，不拘于此……”这一点“因地制宜”的认识，比汜胜之的“因时制宜”跨进了一大步。

如上所说，《四民月令》虽以小农生产、按月安排为中心主题，但既有工商业为辅，也要合于“土”的阶级成分要求，所以并不是纯粹的农业生产技术专书。就现存的三千多字材料来看，每月计划中真正狭义的农业操作记载，还不到四分之一。关于养蚕、纺、绩、织、染、缝制、酿造的，合起来，占总材料的16%左右。把这两方面合起来，仍不到全部的十分之四。剩下的，各个月份中余粟买卖，主要对象，都是农副产品。崔寔原来记下的目的，似乎只为个人投机取利；这些资料，一方面真实地描绘了当时农村大众的经济生活状况：大多数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成果贱卖而贵买，忍受地主、商人的剥削，同时也说明了农业劳动者之所以穷困，决不是他们“经营不善”，或生产技术上有什么错误与缺点，而是由于封建剥削。

此外，各月中常有收采药材、配制“法药”的项目，

一方面反映着当时医药与农村卫生情况，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些，说明着农村副业与药材供应间的关系。这些项目，我们都选入了。

至于祭祀，宴饷，处理社会关系，教幼童、成童入学，嫁女，替儿子行冠礼，以及保养卫生等，只是封建贵族家庭礼法所应有，与农无丝毫牵涉的，一概从略。

三 选 读

现在我们还能见到的《汜胜之书》和《四民月令》残存文字中，有关农业生产技术的材料，绝大部分，《齐民要术》中都已引有了。《齐民要术选读本》中，这两部书的文字，也都依《要术》原书征引形式选释的。不过，《齐民要术》内容，是按作物种类和技术类型分篇安排的；对这两部书，只作为供给材料的“经传”看待，并未考虑到迁就原书体系。《汜胜之书》原来面貌如何，我们无从揣测；《四民月令》原来按月分别计划的情形，只残留了“杂说第三十”这一篇中一些痕迹，其余都已经过牵补割断。推想起来，《汜胜之书》大概也同样有过删节割裂，甚至改写个别字句的情形。如果全依《齐民要术》征引的情况来再集中，并不能说确实就是原书面目。为了将这两部最早的农书，比较集中的介绍，现在所作《选读本》的排列方式，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四民月令》，原来既是按月份计划安排的，现在可以依照《玉烛

宝典》所引^①，仍旧按月份来集中。《汜书》暂时按耕作原理、各个作物的栽培、收种及贮藏、区种等项，把所见材料，打散重排。我并不说这是最好的方式，也决不说《汜书》原来就该是这样的情形。为了让读者参考方便，我认为已经打散重排，问题便好解决。

既然是选，便有根据选者见解定下的去留标准。上两节，谈这两部书的内容时，已经把哪些留哪些略，具体说明过。现在，再将选或略的标准，总结说明：第一，凡无关农业生产的，涉及迷信的，从略。第二，凡字句与内容，疑问或争执过多，选入后只增加纠纷紊乱的，从略。第三，凡他书征引，但选者怀疑其为搀杂伪作的，不选。很显明，这些判断，都出于选者的个人认识，并不全部合理。选者的水平，现在只容许作到这么一个程度；将来得到各方指教帮助而提高后，可以随时修改或重作。

《选读本》的主体，现在是所选原文。对原文中个别难认难解的和校勘或用法上有些特殊问题的字句，加了一些注释。很显然，这些注释，对于专家们是多余无用的；可是对于不很熟悉古典文体的读者，可能还有些帮助。所说的“难”，暂时也只好用选者本人的低水平衡量，宁肯偏于过多，以至于读者嫌弃，觉得不必要；但

^① 《玉烛宝典》现在也已残缺，——九月一卷失散了——所以《四民月令》九月的原文，就只能从《齐民要术》和唐宋两代的“类书”中辑录。